



白洲集
卷

蘊水
雜著

六

16
2388
7



和
2388
8-7



白洲集卷之十九



謚狀下

右議政姜公謚狀

公姓姜諱碩期字復而號月塘系出始興新羅時有諱餘清來居始興郡遂為始興人始興即今衿川也至高麗有諱弓珍事太祖為三韓壁上功臣諱邯贊事顯宗官至門下侍中謚仁憲位將相有大勲業仁憲之後代有顯人入我朝有諱揚檢校漢城尹生諱非熊山陰縣監生諱曦吏曹正郎即公五代祖也高祖諱叔突有直節燕山時以司諫言事坐謫至中

廟朝歷官判校以清白褒陞資曾祖諱賚有隱德薦授昭格署叅奉不仕 贈吏曹判書祖諱惟慶名顯士林登嘉靖壬子司馬晚以泮薦仕至三登縣令 贈左贊成考諱燦 贈吏曹叅判天性清高操履正直言行載申文貞公所製碑文妣光州金氏 贈貞夫人僉知殷輝之女左議政光山府院君國光之後也以萬曆庚辰三月初九日生公甫二歲出為叅判公伯兄 贈領議政諱焯之後 贈議政公配曰 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宗簿寺正德鵬之女 贈議政公學業精通孝友篤實為儕類所推許屢舉不中

晚授造紙別提不仕 贈判書公以下三代推恩皆以公貴也公生而神秀沉厚寡言異凡兒五歲遭光州金夫人之喪哀慕毀傷仍得大病幾不救卜人言此命當作宰相雖病不足憂某甲當瘞至其日果驗六歲贊成公在果川任所議政公往覲公亦隨之路遇大風猝起人馬辟易公於轎上背坐用厚衣覆後免風直觸觀者咸竒之七歲與群兒遊一兒墜深坑中群兒皆驚散公獨憫之諭群兒曰吾輩若散此兒將不得出仍令各解衣帶連結而投之使兒得攀出其愛人濟物之心自幼已如此有輕薄兒因遊戲

以褻語加公公聞之悔恨不出戶庭旬有餘自後雖
或出游如有人妄言者必徐言切責低顏正色屏立
而不與語兒輩莫不敬憚八歲始讀書祖妣權氏卒
于果川縣在京宗族會本家為位而哭公不離位次
號痛如成人議政公與參判公守制居外舍一日夜
失火公持衰服避園中火滅家人求得公始下來參
判公大奇之設問曰如書冊及汝衣衾皆在而獨持
吾衰經以避何意也公對曰書冊等物雖可惜衰經
則不可再製聞者驚異壬辰避兵嶺西癸巳還鳳山
庄舍丁酉隨參判公上京始就學于沙溪金先生時

公年十八也篤志性理之書兼治禮家言學業日以
益就人知終必大成也庚子舉監試別試初試及講
試冬議政公患風病晝夜侍側癸卯參判公在延安
捐館舍公方侍議政公病自京奔喪七月返葬衿川
先塋仍居廬朝夕上墓哭拜雨雪不廢甲辰遭安東
金夫人之喪丙午議政公又捐館舍六年遭三喪葬
祭一遵禮制戊申始服闋壬子中司馬癸丑游清平
山遍賞穢貊古迹而還乙卯中漢城初試時光海政
亂賊臣爾瞻擅國專以科舉植黨講經有字標相應
之說公憤甚就講席自書不字而出丙辰登增廣文

科選承文院兇黨謀廢 母后構成逆獄屠戮異已
公挈家決歸衿川墓下築室數間庭鑿方塘月夕杖
屨逍遙有獨樂之趣號月塘以此也戊午廢 母之
論益倡至百僚庭請又令大小官皆議可廢不可廢
公終始不參臺諫將論竄不果發己未循四館舊例
序陞副正字夏考居中十月陞正字冬考居中庚申
陞著作博士冬考又居下皆以不仕故也爾瞻憤槐
院有不仕負勅令計仕乃遷自後四館例陞之規廢
癸亥三月 聖上反正四月還授承文博士旋薦翰
苑有相避不應講五月陞典籍七月拜兵曹佐郎八

月拜弘文修撰時本館上劄請立大志務聖學重宗
統盡孝敬納諫諍公視聽嚴宮禁鎮人心 聖批特
優又於 經筵進講論語論旨義多格言 上嘉納
十月拜正言時兩司合 啓言科舉不公為痼弊
反正後此習猶未盡除增廣別試外方場屋尤不嚴
物議頗喧請罷榜且開筵視事漸不如初請依 祖
宗朝故事日接臣僚勉盡不息之功公皆力主其論
上嘉納俄移修撰又拜正言 啓言賊臣兇黨次第
被罪而討惡之典猶不及於已死之輩殊非誅奸既
骨之意舉首罪四人請追奪官爵且昏朝時戚里權

勢家奪占土田聚集民丁免其稅後為叛主逃後者
淵藪 反正後勲戚家漸踵前習請令諸道監司禁
斷十一月還拜副修撰連日入侍講論語足食足兵
民信哀公問有若年饑用不足等章多裕言講訖又
言近來奢侈漸盛堂下官僭侈衣服不可不禁斷
上皆嘉納陞校理兼文宣傳官甲子正月适賊舉兵
叛京都洵懼諸臣各自獻策 朝廷命令朝更夕變
莫適所從設 御營使召募都民又設贊畫贊理等
使事無統緒公 啓罷贊畫贊理等任備局諸臣所
陳皆關由大臣然後行之 上南幸夜出崇禮門未

明渡漢 駐蹕於沙汀賊鋒漸迫人心潰散上下蒼
黃日高丈餘 大駕猶未發公進詣 御前請速動
駕言甚激切 上動容溫諭夜半到水原府 廟社
主擔舁軍多道亾公曰事勢至此他無善策除出湖
南軍之上來者使之擔舁則此皆思歸之卒必無中
道潰散之患 廟堂依公言為之二月拜修撰 上
還都公上劄極論挽衰改紀之策俄授吏曹佐郎有
一堂上薦引公議所不許者必欲擬臺諫望公據理
力排之又有一名官以剛直不撓忤當路纔適憲官
欲遽擬守令公力陳無端補外之不可相持移時堂

上有不平色同僚目止之罷政公即呈病不出六月
遂知製教乙丑兼校書校理世子正位東宮公
兼侍講院司書二月陞正郎文學又薦中書太監王
敏政胡良輔奉詔出來遠接使金公尚容辟公從
事四月辭朝七月復命八月拜副應教兼弼善俄
帝拜直講兼職如舊九月拜輔德執義帝拜應教又
拜兼輔德十月入侍書遂講孟子公進言曰人性本
善為堯舜所為之事則是亦堯舜而已又曰聖學工
夫篤實為大治國之本捨此何以哉試以近事言之
或有欲行某事而中止者或有欲為某事而未行者

此無它不能篤實故也近日應旨進言多有可採
者若能行之着實則有何不能為之事乎十月又入
侍朝講論孟子小弁小人詩問答之章又論礪字諺
解似未瑩宜改釋多格言帝拜司藝又拜司諫王
子珙在昏朝請廢母后反正後屢出諸賊之招
朝廷曲為保全之地出置於外纔半年旋有放還之
命睦性善柳碩等聯名上疏論大臣三司罪珙之失
因此三司陳啓辨白公引避畧曰近來朝著景象
日益不佳在廷諸臣皆求引退此皆睦性善柳碩等
乘機傾軋之致也性善等疏恠妄無倫危巧太甚其

心所在實欲假公售私排擊異已而 殿下初不諦
察反賜優獎迎合之輩雀躍而起黃床之章不日踵
至掀動朝廷略無顧忌大臣以下皆不安其位其偷
隙交亂之態可忍言哉兩司之 啓玉堂之剖明白
陳辨言甚直截而 聖批極嚴至以自稱君子不事
汚君等語斥之 聖明之言至此為臣子者豈不惶
惑悶蹙夫人臣事君孰不以君子自期其身陳善閉
邪難進易退者茲實立朝諸臣所常自勉者而今以
為國防患之舉遽加不測之惡名其為機計固非偶
然則當時參論之臣相顧狼狽不樂在朝情勢之不

得自己者也 殿下不諒於此而屢降峻 旨有同
驅策束縛者然使羣下無所措其手足其亦有乖於
禮遇臣隣之道臣竊為 殿下惜之 殿下自臨御
以來每以破朋黨和朝廷為務大小臣僚孰不感動
竭心一力各勤職事寅協之效拭目以待而以 殿
下今日舉措觀之則非惟不能打破反助乖激之勢
使衆心疑惑莫適所從其所以不成和睦者實 殿
下之過也大抵人主之心必大公至正然後是非好
惡咸得其宜不撓於私意無惑乎邪說而窈矚 殿
下接下之際不以賢愚為取舍惟以色目為區別抑

揚予奪或未必盡出於公正之道若不痛革病源平
心一視則上下阻隔情不相孚士論渙散終無歸宿
之期臣恐將來之患不止於此而國不能為國也以
殿下之明聖寧不惕然於斯乎啓入 聖批以勿辭
為答公又論政曹殊無為官擇人之意百司庶務多
有不能舉者 啓汰六七人皆權要親戚家屬也後
適拜司藝還拜執義又論延平府院君李貴副提學
崔鳴吉議禮之失二月適拜宗簿正五月拜應教
仁獻王后虞祭自 上欲行初獻禮公以為綾原君
既為喪主自 上降為暮服則不可主其祭禮意明

甚一夜之間連上三劄六月翰林編修姜曰廣工科
給事中王夢尹奉 皇太子誕生詔出來公為迎接
都監都廳接待之物務為裁損事辦而費省是月移
拜司諫貞明公主出閣已久而自 上特令該曹修
繕其家自 祖宗朝出閣宮家無再修之規公與同
僚論之七月適拜司成俄拜應教九月移拜執義又
拜舍人無帶如前十一月自應教移拜執義時西學
儒生有妄作之罪汰之軍保公 啓言士族章甫之
人一朝降為徒隸非 聖朝義事請令四館量施他
罰司藝許禔疏論追崇公 啓言禔有希望心請罷

職不叙未久遶拜護軍十二月拜典翰朝廷將行號
牌分遣各道御史公膺慶尚右道之命拜辭日 上
引見御史十人教曰爾等必有所思事目中未盡者
其各悉陳十人各陳所見 命宣醞賜藥物下備忘
責勉送之到聞慶因胡變承 召諸御史皆罷還復
命前數日 慈殿內殿已幸江都 世子南下公隨
大駕至通津時虜差稱講和將到朝廷莫定接待之
所 引見大臣備局堂上及三司長官公以玉堂亞
長入侍進言曰羣議皆言江都虛實不可使賊窺覘
接待於通津少無所妨云此言似有理矣聞甲申戰

船只數三云天塹雖可恃豈以數三舡張我軍容能
使賊畏懼而不敢近哉必將謂我窮蹙孤島益肆長
驅矣自古夷狄之要和於中國者何限而未有如今
日之無據一自義州之陷如入無人之境賊勢方張
而今乃送差請和其計正如金人之愚宋豈不痛哉
朝廷不自覺悟無意戰守甘心講好苟冀目前無事
臣恐難從之請日至而廟筭將不能善其後矣堂堂
盛朝豈忍陷於彼計固當嚴辭而斥絕也言未畢諸
臣罷對公亦隨出二月姜弘立等稱和好率虜差詣
行宮要質 王子公上劄請斬弘立等懸之軍門又

與舍人李敬輿聯名上疏極陳備禦之策 上嘉納
司諫尹煌抗疏言不可講和語多過激 上下未安
之教公上劄極陳優容言者使直氣不至摧沮虜差
又脅以斥絕天朝不書年號公又與同僚上劄斥之
前後劄凡七度上及公特授楊根郡守相臣 啓言
儒臣不可無故補外兩司亦請還成命 上從之其
後領中樞府事李元翼副提學鄭經世入侍言頃日
玉堂之 批語甚未安 上曰到今思之予亦不能
無悔兩臣又言姜某不勝憂憤自不覺言辭過激心
豈有他不可不如前春遇復置近密三月禮賓寺正

四月無輔德旋拜執義五月弘文應教以病滯本職
無帶拜掌樂正旋拜執義又無弼善 啓言閭閻間
服義日甚堂上官毋得衣紗段堂下官毋得衣細帛
七月遼拜濟用正旋拜司諫俄陞同副承旨九月
世子嬪三揀擇國家舊例國婚三揀擇後該司必添
繕本家以為行禮之所該官引例來告公以為此時
不可用太平舊規墻壁一無所改六禮時需用例必
求助外方務其豐備公皆略之資請只於若干知舊
俄遼拜兵曹叅知十二月嘉禮成戊辰三月大司諫
四月遼付軍職五月右副承旨八月陞左承旨入侍

進言曰臣伏覩下政院備忘辭旨懇惻大小臣庶孰
不感激近觀諸臣章奏皆言 上心不能堅定且無
誠實臣愚以為此等說最為切實若心不堅定意無
誠實則尋常事猶患不能成况能濟國事乎頃日有
國雖亡刑送逸還人決不可忍之 教而厥後漸撓
於利害之說此等事似不誠實自 上必立志堅固
每事誠實感動人心然後國事庶可為也又進曰近
來以省減浮費廟堂該司屢日陳 啓若果減省似
亦有補於經費之用而不治根本徒區區於末節不
可也君臣上下皆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為心無一

時玩愒無一事怠忽則雖減其不可減者自 上無
未安之心而臣庶亦承順之不暇矣臣以一家事言
之上年扈入江都時妻子離散不能相顧遑遑汲汲
若不保軀命而及其時事稍定之後便生安佚之心
今則至欲羨衣服好飲食人心之操舍乃至於此臣
以家長常常戒飭而亦不能卒變在私家尚然况於
國乎自 上必為感動人心之舉而以壬辰丁酉甲
子及上年為心則國其庶幾矣十月適付軍職俄拜
兵曹參議參昭武寧 社功臣原從又拜大司諫
啓言政官專不擇人都承旨乃一院之長地望清切

爲任極重而該曹一遵資級無所取舍請推堂上郎
廳 聖批未安公避遹四月大司成七月副提學八
月請暇加土父母墳 特給澆奠因寒病未卽還朝
再疏遹付軍職俄又拜大司諫又遹付軍職十月拜
叅知庚午三月拜吏曹叅議四月辭遹五月右承旨
七月左承旨八月都承旨入侍陳文義多格言又言
頃曰李命俊疏大臣臺諫皆不得安於位其時景象
甚不佳伏見左相兩劄可想其心之不安而 批荅
無繾綣之語似非待大臣之道三公一時呈告自
上命招出仕臣意以為既以 命招詣闕則須引見

面諭其時之事實合事體而只令承旨傳言此亦未
安 上曰若如承旨所言而為之則果好矣而予未
及思之矣十二月以遷陵時 殯殿侍衛承旨之勞
陞嘉善辛未 大妃違豫復常以承旨侍藥廳賞加
嘉義二月集慶殿火公上章請惕然改圖轉灾為祥
三月拜吏曹叅判四月典牲署提調副總管八月請
暇浴椒公州九月兼同知義禁十月遹付軍職又兼
同知春秋俄拜大司憲先是李行遠等在玉堂論追
崇被罪既叙銓曹復擬清望 上以營護植黨 特
罷銓曹堂上公適銓未久即引避曰李行遠等俱以

經幄近臣凡有所懷冒犯於咫尺之威者徒恃 聖
朝曾無諱言之戒故也今若律之以諂附脅制之罪
則彼行遠等雖萬被誅戮猶有憾於天地也雷霆既
霽之後似不當遽爾廢置故循例備擬於清顯實非
營護植黨之私而不料大聖人廓然之宵次尚有所
芥滯也臣曾忝銓曹久與洪瑞鳳同席注擬之際可
否相濟瑞鳳保無絲毫專擅之事而即今繼瑞鳳者
猶以遵其餘習俱被嚴譴則臣以當時同事之人獨
安得偃然而已乎仍竊惟念自古人臣之植黨脅君
邦有常刑小而禦魑魅大而伏斧鑕歷數古今若此

之類世不多出而今 殿下每以此舉疑朝臣少有
違忤 聖旨輒發於聲氣之間由是朝野危懼忠讜
摧沮上下否隔漸不如舊此愚臣夙夜憂悶欲有所
言而囁嚅者也三避 遞付護軍十一月大司憲 遞拜
兵曹參判十二月兼同義禁俄拜副提學壬申正月
遞付護軍二月又拜大司憲時因追崇之議三司官
多辭避公上劄曰病中得聞朝廷方以追崇有所爭
辨而 聖教極嚴臣不勝矍然竦惕食息不安惟我
殿下以高世之智察言之聰凡有猷為不能獨斷必
須謀及卿士博采羣言矧茲國家變禮前古無徵其

為不輕而重無過於此若以偏係之私或主先入之言則其何以厭伏人心而有辭於後世乎 殿下欲伸至情方議大禮而未免為多言所撓上下否隔綸綍異常雷霆所加無不摧折人懷憂竦氣象慘沮當今在廷臣僚孰非 殿下股肱耳目其所格王之意願忠之誠咸願 殿下追踵三代駕軼漢唐而 殿下不諒其本心所在譴責過情束縛太惡或疑其報憾立切或斥其得名希爵噫 殿下於平日俯臨羣下無微不燭真知諸臣用心如彼不忠如彼而猶且隱忍而待之耶抑因今日意見之相左而驟發於辭

氣如許耶敬大臣體羣臣列於中庸九經之目而致意丁寧垂訓後世 殿下亦嘗體認而躬行之矣豈料今者忿憤所發無所顧藉乃至於斯乎今夫力主追崇之論勸 殿下以必行者 殿下之臣也以追崇為非禮欲 殿下之母踵過舉者亦 殿下之臣也初非私相傾軋迭為消長之比而直以將順者謂之忠違忤者謂之非忠則將來之弊不但已也古人有言曰孟孫之愛我疾疾也季孫之惡我藥石也姜疾不如惡石此善喻也伏願 殿下平心和氣公聽並觀於其好惡必加察焉無或有所偏倚使人人無

以窺 殿下之淺深也仍辭免逋付護軍四月副提
學病逋旋拜大司憲五月逋付護軍又拜大司憲六
月逋付護軍八月拜都承旨兼同知成均館事唐將
宋游擊將致祭於 魂殿禮曹儀註有百官陪祭之
儀公 啓以古無可據不可輕行十一月用 山陵
賞加陞資憲十二月逋拜知敦寧府事兼同知經筵
癸酉正月拜大司憲俄拜禮曹判書時虜有東搶之
形 上將進駐松京為備禦計 上方在憂服服色
命以縞素磨鍊公引衣墨臨戎古制以 啓既而進
駐之儀寢不行二月兼 世子副賓客公以蹤迹之

謙陳劄乞免該曹回 啓曰姜某一生清慎士論甚
重實合此任朝家用人只問人器不以形迹為拘遂
不許逋三月逋付護軍四月知敦寧五月大司憲六
月逋付同中樞七月復拜大司憲時仁政殿有雷變
上引見大臣及判尹以上三司長官令各陳所懷公
進言曰皇天之示警必是仁愛人君使之有為而至
於正殿雷震前所未有之大變也所以致此之由臣
不敢歷舉而變不虛生必有所召 殿下所當反躬
自省應之以實不以文具則 殿下所為寧有不合
天心者乎遇此無前之變 上心豈不驚懼然久則

自洲集卷之十九
三
懼心漸弛恐無應天之實也毋敢少忽念茲在茲終使天人交孚不相違悖則轉灾為祥理之常也不然而徒聞臣等今日之言罔或惕念無所敵為則皇天之怒必有甚於今日矣古人以敬天勸民應天以實不以文等語惓惓於其君遇灾之日此言雖似陳腐體認以行可見實效矣上曰卿言是矣諸宰中有請釋爾瞻餘黨竄謫者公進曰此言似非答天譴之道也黨附凶逆罪關綱常則此古人所謂人得以誅之者也國家特用寬典逆諸遠外殿下生生之德可謂至矣豈以此輩久謫感傷和氣而致今日之變

也退與同僚又上修省之劄上皆嘉納因雷變命放珙三子公啓慮患保全之策八月陳劄乞焚黃命給馬賜饒奠俄適拜同樞九月大司憲十月適拜西樞旋拜大司憲病適甲戌正月以知樞復拜大司憲二月適拜知敦寧俄又拜大司憲請禁宰相勢家防納三名日進上馬者請拿鞫內官之驕橫橫馳大臣馬前者請汰騎省郎薦循私者仍劾專擅郎官又杖殺作弊宮奴之尤甚者六月適拜西樞七月又拜大司憲備忘記元宗大王入廟令禮官照例舉行公與大司諫趙廷虎合啓帝王之孝雖以尊親為貴

而其於聖人無違之戒尤不可少忽也惟我 聖上
誠孝出天其欲致隆於所生之親者無所不用其極
而至於典禮所係誠不可蔽於至情有所差失也明
矣追崇大禮成事不說而不意茲者又下八廟之
教凡在瞻聆孰不驚歎夫 宗廟昭穆之制至嚴且
重不踐其位不入其廟此截然不可易之常經也
元宗大王雖有誕育 聖躬毓祉啓慶之盛而未嘗
親履寶位則何可與 列聖同饗於太廟有若繼序
之當然者哉國無二廟廟無禰位實出今日之變禮
而失禮之中亦有輕重別廟權宜之制不有愈於八

廟之大段違禮者乎祧遷一節亦極難便揆以情理
不亦未安之甚乎稽諸往牒而無可法質之禮經而
無所據不可徒循至情遽行非禮之禮重貽天下後
世之議請還成命再啓皆以勿煩為 批因備忘記
辭旨極嚴公與兩司多官引避執義沈之源等 啓
請出仕 特命滯差繼下備忘記兩司多官姑從輕
典並削官爵門外黜送公即日出衿川墓下乙亥六
月 特命放釋十二月還給職牒丙子三月日元孫
誕生頒赦別叙四月副護軍五月禮曹判書公以為
成就人才莫先於教養童蒙京中則令教官各書所

屬童蒙姓名為一案一朔再講於該曹或論難禮節
或試以才藝有成效者褒陞其教官外方則州牧大
慶置教養官吏禮曹同議擇三品以下閑散文官有
文行者差送重其體面使之巡歷所屬列邑而教訓
之監司考其勤慢殿最各邑各擇一鄉中有才行者
為學長勸學習禮試藝能舉其職者監司 啓聞陞
叙學長亦授相當職俾知朝家崇獎飭勵之意 啓
請議大臣行之定事目十七條宣之京外七月監試
二所舉子作掎罷場大提學金尚憲上劄令一所加
取兩試各百人以滿其額公意不可上劄請趣一所

未出榜前一體罷榜外方試取者亦令盡罷改日退
行以重國試不報翌日 命首倡儒生決杖充軍公
即搆劄言首倡者固有罪決杖充軍非懲治士子之
律國家之優待士子非為其人為斯文也古者官府
學校之用刑不同以此也劄未上幼學權大慶等疏
下曹公以劄語覆 啓之公又 啓言家禮小學年
少士子不可不讀之書會試錄名必以此兩書考講
其意實非偶然而只講句讀專昧小註豈能詳其旨
義考講官必擇差以質問旨義為主並講小註 批
曰啓辭甚當並依此行之又 啓生進赴式年初試

者必滿三百點然後赴館試百五十點者赴鄉漢城
試法典也近來廢弛不行圖出公文未滿點數而赴
鄉漢城試者甚多以此居泮者只應赴館試者若干
而已事極寒心令成均館一一查准以杜濫偽且生
進依舊例必恒居東西兩齋做業又生進之未滿百
五十點者有稱有代加書某郎於名紙比朝官直試
鄉漢城者代加豈可與朝官同也生進中以恩賜得
分數者亦必准百五十點然後赴試用其賜畫乃故
事也而今者有賜畫者不問有點無點並許錄名亦
可駭 上曰年少之人不足深責其家父兄不為禁

抑極為非也士子輩如是冒法臺諫何不糾檢耶禮
曹郎官姑先推考八月拜吏曹判書上劄辭 批以
卿之才望允合此任宜勿控辭九月入侍陳不敢當
之意 上曰予知卿秉心公平故擇授重任宜勿控
辭盡心察職十一月患中風 上遣御醫不離着病
又 命內局日送所用藥物十二月三劄始適付軍
職十二月十二日西報猝至十四日 廟社嬪宮及
大君先向江都差晚 大駕隨出自南大門轉次南
漢前一日聞有老病宰臣先入江都之 命公時病
沉劇不省事編藁為窠擔舁而行第四日始入江都

病勢轉劇 大朝聲聞阻絕公日夜憂鬱日令兒輩
探問丁丑正月二十二日賊兵大陣擔舡夜泊甲串
津公聞變強起使人扶掖詣分司備局尹相國昉金
相國尚容朴四宰東善李判書尚吉及諸朝士數十
人來會日未午賊已屯結西城外城內外潰亂公知
事無可為謂兒輩曰今將陷沒於鋒刃之下若死於
所寓他日收屍亦難寧入闕內同死於 嬪宮之側
遂率家眷入闕嬪宮三刻而甦公將自盡嬪宮下臨
執手痛哭曰我今三刻而頑命不死父若先死置我
何地我死後自決未為晚也公不敢徃死賊亦稱以

講和事不即進陷翌日大陣入城人心復潰亂公謂
賊情凶狡難測欲自決者數嬪宮發聲號哭公不得
自由亦不徃賊所行禮翌日賊將捲城徃南漢催行
甚急嬪宮使公不離駕轎側盖以徃死為慮也至廣
州定金坪賊將令一行皆換着華服又聞公連姻王
室位且高顯有驅迫意公據義荅之曰 主上在圍
城中消息難真出城之說只憑汝口傳義不可輕動
有死而已賊咆哮而去公謂一行諸人曰吾輩忍死
至今蓋為嬪宮而事勢至此無復可為何可一從賊
言行禮於賊陣乎吾意已決只有一死謂兒輩曰吾

死已晚汝輩不必從我死嬪宮聞之又發聲號哭惡
使人止之遂令携至駐轎之所公欲自盡者至三而
終不得遂以嬪宮故也正月晦日至南漢十里許俯
伏嬪宮駕轎側痛哭 上使人扶公而起仍賜勞問
及 上還京都公隨 駕入城三公六卿將送質子
而其送者只工曹判書具宏孽子而已公次子文明
欲陪嬪宮往賊將不許雜人隨行 上特除文明洗
馬銓長聞文明入往欲充質子之數舉公為禮判以
單望 啓下公謂銓長崔鳴吉曰六卿單望差除前
所未有只為質子之故做此苟簡之舉乎國事至此

而皆不欲送質國亡宜矣銓長有慚色公病重不能
供職四月拜吏曹判書又 特命兼司僕提調時都
目大政公陳 啓曰七品以下官扈從人皆以承傳
當出六品落後人則已為罷職亂後新授之員仕滿
之期尚遠奉事直長雖有窠闕將無以填差臣反覆
參商則凡參奉奉事直長皆以十五朔為仕滿之限
三階朔數通計四十五朔也今依翊衛司參下官陞
遷例參奉奉事及別檢不拘仕滿直以除授久近次
次陞遷至直長而通計前仕滿四十五朔後陞出六
品雖不可永為後例似合一時便宜請議大臣大臣

白洲集卷之十九
三
不察 啓本意初相違忤後因備局 啓辭更議行
之七月適拜知中樞府事又兼惠民署提調公每以
前主銓者毋論公議許否薦用非人人所賤惡者多
占清班政體日班名器日輕為慨發言僚席曰銓衡
之責莫急於甄別賢邪苟有利害之心或撼公平之
道不免用舍顛倒則豈 聖上委任吾輩之意也國
家之隆胥實係銓曹用人之得失在平時尚然况此
大亂之餘乎清顯之班尤當必循公議而慎擇之頗
與前主銓者相反年少輩嫉公最甚而未有以發至
是掌令黃床欲擠公而難其辭同僚有知床有宿嫌

於公者峻斥而不從之床乃以戚畹偷生等語避適
後權濤為執義濤素稱喜峻論者亦言姜某事勢自
別床之所論極無據云其後相臣 啓辭亦有姜某
無徑死之理等語戊寅二月復拜吏曹判書陳劄乞
解 聖批以前自臺官之言實涉過當宜勿相較為
教四劄始適三月禮曹判書適付護軍四月兼知
經筵時因旱灾有審理之舉大臣 啓請擇寬平公
正人為秋部長遂以公為刑曹判書病適拜知敦寧
五月適付護軍八月忽眩暈 上遣內醫省病又遣
掖庭下人問病勢輕重食飲多少仍命內醫連續診

症上聞優賜藥物俄拜禮曹判書以病辭適九月潘
報甚急至有查官出來之說禍將不測人心危懼公
上劄請急遣大臣一人備陳我國情勢且令引咎自
當則查官不必出來國家燃眉之急亦或弛 聖
批以劄辭甚是為 教仍命送領議政崔鳴吉于潘
陽十一月右叅贊適付護軍己卯正月又拜右叅贊
庚辰正月兼內醫院提調病適拜禮曹判書又以病
適閏正月由右叅贊陞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即上劄辭
批曰卿德望俱重允合斯任宜勿控辭卧閣論道以

副上下之望二劄不許時有舟師調送之舉公以為
不可不因便報知於陳都督將上劄適引對備陳劄
意又進曰 聖上違豫經年臣僚不得入侍下情莫
不鬱悶今日有此引見不勝幸甚君臣猶父子宜取
家人禮或於卧內或於便殿不時召對講究時政得
失討論古今治亂仍察諸臣邪正賢愚則不但神氣
舒暢其於修省之道亦必大有益焉豈必拘於禮法
如是然後引見哉又進曰臣於病伏中竊聞 殿下
待大臣之道漸薄頃日當事大臣相繼許適雖未知
大臣果有可適之事而羣情竊自歎息矣時烈風連

日大作南船相繼覆沒死者多至八十餘人加以雨
雪慘烈災異非常公即陳 啓勸 上益加兢業上
格天心仍乞策免 上優批答之 王世子自瀋回
轅師傳中一人將往迎中路以公為 世子傳六月
因災異劄陳修省之道仍請策免八月奉 命改章
陵菽草仍乞歷掃先塋復 命陳所經各邑民事
命皆給災九月上密劄論舟師交替軍事十一月胡
將龍骨大等忽來駐灣上急招大臣諸宰詰責領議
政洪瑞鳳吏曹判書李顯英接伴使尹暉等被龍胡
脅迫聯名馳 啓催送前判書金尚憲 啓至滿朝

失色公言於左議政申景禎曰國家存亡人心去就
在此一舉處之之道不可不十分商確仍 啓言彼
指名求索而我無所辨別則此後因嫌誣嗾之患有
不可言今雖不計其罪之有無不顧其身之生死強
使之入往老病之人決難得達請令留灣相臣更為
措辭開諭領中樞府事李聖求上劄請以金尚憲除
資成兼貳師入送瀋陽以明尚憲無不受官爵事
批以不無所見公上密劄陳其不可又言彼以尚憲
為言者非彼耳聞目覩必奸細之徒潛通交構此路
一開一代之人誰能保其善終請廣詢在家諸大臣

白洲集卷之十九
三十四
參究利害採用長筭俾無後悔龍胡又令急刷我民
及漢人走回與向化等公啓請別樣犒饋衣薄者特
給衣資外方一體施行又 啓言今日之事比諸山
城時有異且與斥和不同朝廷必有哀傷惻怛愛惜
持難之舉然後人心少慰國體得宜左相新往灣上
素見重於彼酬應之際庶有方便請並行會於左相
時汗久病新愈赦一切犯罪人且減本國幣米至九
千苞備局有因此頒赦以悅龍胡之議公笑曰目今
人心解散鎮靖無策若又如此則彼意雖可悅而獨
不顧我國人心乎議者慚而退公當國事罔極之時

晝夜思度殫竭繡縫如入送金尚憲刷還走回及漢
胡等事或露章或密劄或 榻前陳建督送懷恩君
稱以陳奏使更遣中使防金銀器侍童善砲之請又
請罪三南守令之勒送不當刷者前後 啓劄俱在
公議躡之辛巳正月呈告至十度 上遣承旨敦諭
翌日進辭劄 答以卿忠良輔弼身佩安危卧閣論
道以濟時艱宜勿控辭十二度十五度二十度皆遣
承旨呈告凡二十五上而遣承旨至四温諭備至公
感激息眷勉出仕俄有大臣備局引見之 命公
上劄陳脚病不能趨蹌殿陛 批曰卿之脚力雖如

白洲集卷之十九
三十五

此不可不入來令內官挾扶可也公不得已入侍其
倍重眷遇如此四月因旱災上劄略曰國家不幸災
異連仍今歲之旱甚於上年民事罔極拯濟無策審
理冤獄祈禱山川而仁愛之天聽我猶邈臣不敢知
厥咎安在嘗聞古人之言曰皇天感物不為偽動感
天弭災之道不在於徒循故常只襲文具而已自古
明王遇災必以恐懼修省為第一件事此無他天人
一理感應無間轉移之機誠在於人君所為之如何
耳伏願 殿下毋事虛文備數益勉乎享天以誠以
桑林之六責省躬反求以雲漢之八章側身脩德仍

念 殿下之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凡其
言語作為 殿下必先付度雖非本情所在 聖心
一或堅定則終不復容而恕之至發於辭章之間故
羣臣之所以事 殿下者亦不免徃徃自疑縱或有
可進之說率未能盡情而吐此上下情意不相通之
大者也豈非可慮之甚乎 殿下於此不可不深思
體念而痛祛病源也久病垂死之臣更無入侍之望
而特蒙曠世異數至命內官輩挾扶出入 威顏咫尺
之地不以喪失體貌為罪恩眷之隆何至此極生
殞死結不知所以仰報且臣以謏劣久叨鼎席不能

白州集卷之十九
二十六
協贊治化連值旱魃肆虐忍使民庶飢困重貽 君
上憂勤策免之舉宜及臣身 批曰省卿上劄予知
所脩而敬聞過矣比來灾異無非否德所召卿宜安
心勿辭七月禮曹因光海喪禮自 上內庭一次舉
哀百官變服衙門會哭等項請議大臣公議曰該曹
啓辭視他內宗有間云者或不無所見但念光海得
罪倫紀自絕于天 宗社臣民之所共棄而 殿下
篤念親親之意竟終其天年 特遣禮官中使護喪
以來 聖上之待光海終始無所憾矣 殿下若非
違豫之時則以骨肉之情自內一次舉哀容或一道

而至於百官變服等節目大義所在恐難輕議八月
公病益劇呈告十度三遣承旨敦諭又 特遣史官
諭之連賜藥物一傳于御醫曰右相之病似為非輕
即刻出去仔細看病以來眷遇特優九月出任兼內
醫都提調時有藥房問安公病不得參上劄待罪仍
呈告十五度遣承旨敦諭公即上辭劄 批曰卿之
病勢今雖如此日氣溫暖自當差愈頑念同休共戚
之義毋忘扶顛持危之心十八度二十三度皆遣承
旨二十五度遣史官 諭曰卿辭至此不得已勉從
並辭遞內局都提調拜判中樞府事壬午七月病証

粹劇 上遣御醫不離看病藥物交道癸未三月症
勢尤劇四月授領中樞府事六月十三日卒于正寢
春秋六十四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 特遣承旨
中使吊孤賻贈有加且 命三年給料公配高靈申
氏 贈吏曹判書湜之女生五男三女男長文星次
文明皆縣監次文斗進士次文璧監役次文并進士
女長適吏曹正郎鄭泰齊次冊為 世子嬪次適進
士李弘相文星娶領議政申欽女生五女文明娶大
司憲金光炫女生二男三女文斗娶東陽尉申翊聖
女生一男二女文璧娶監役李穉女生一男一女文

并娶豐寧君洪竇女先公歿無後嬪宮誕生元孫諸
孫一郡主三李弘相生一男一女公天分甚高德器
早成貌偉而氣完質厚而材良安和而莊重淳實而
華雅望之知其為盛德君子早從沙溪金先生學潛
心性理之書飭躬制事動遵繩墨尤好禮學其有疑
於四禮之變者條為問目論辨取舍探其源而考其
委搜羅貫穿極其精研人有以變禮來問者必據經
傳証定而亦未嘗以知禮者自居惟日孜孜講劇得
之心而行之身至老如一日也孝友之行出於天性
六年守制不脫衰經不離喪次廬于墓下朝夕省掃

不以寒暑風雨廢焉。葬事皆親自經紀。一於禮無缺。平居晨起盥櫛深衣大帶。參拜家廟奉祭祀。精白齋。敬必具冠帶。坐靜室。手執案醴。六月初九日。參判公忌辰也。公在衿川。適當霖雨。京中路阻。將無以辦。祭需心甚悶。然日夕家有狗。忽口啣一雉。來自後麓。置階上。毛羽無損。傷隣里。驚異以為孝感所致。有外弟早喪。其父母公館畜。而教訓之。弟忽患病甚重。公迎醫問藥。夫人親自湯煎。及死。斂葬備至。一姊早寡。同居一家。友愛篤至。事叔父都正公。克盡誠敬。得一味雖少。必分送。臨食輒問。送否。否則公亦不食。內外踈

族或有窮不能自存者。皆收養成長。為求婚嫁。令無失時。其敦睦如此。家世清貧。常有屢空之患。而絕不留意營產。當昏朝政亂。退居鄉廬。山蔬脫粟。有時而絕。夫人至於躬炊爨。公自守。猶確處之晏如。晚節爵位隆顯。田宅不廣。一區臧獲。不增一指。雅尚儉素。自幼恥服新衣。位至台司。而華靡之服。不加於身。平生未嘗折簡請囑。人亦不敢干以私。凡有餽遺。非其義一芥不取。常曰。國事日益艱危。而朝臣惟以殖利營產。循私滅公。為事敢望協心共濟。耶。提調太僕也。只留意馬政。修舉廢墜。雖炬燭之微。亦無取用。廉簡出

於素性非作為也其出處必以義釋褐初見賊臣擅
國遂屏迹不仕迹不到城市人或勸之仕不荅終以
不參廷論幾不免亦不恤一日公到公舅申判書湜
家時相韓孝純方勘定西宮貶損節目自政府過申
公蓋於申公為外兄也一家子弟皆迎謁孝純聞公
適來求見甚切申公亦勸公出見公終不肯其嫉惡
如此及際 聖朝歷敷華顯常有盈滿之惧進一階
拜一官必屢辭而後乃出出則恪勤奉公夙夜匪懈
在 經筵或講論文義或指陳時事証據古今引喻
明白上亦為之傾聽在臺閣遇事必言言無不盡丁

卯甲戌大議論大是非公皆一力擔當專務激揚清
濁振肅頹廢長銀臺綱紀百司出納惟允宗伯掌禮
兢兢節文典章興勸學校養育人材銓衡藻鑑志恢
公道凡注擬必問人器如何不以私請間之扶植士
論過絕干謁公退靜坐蕭然若寒士家門無一客大
拜之日瞿焉怵惕不樂者久之辭不獲已勉乃出
雖癘病在身而日坐備局必早往晚罷常以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為心及引疾就閑愛君憂國之誠不以
去位暫弛臨絕諄諄如夢中語皆國事若將為遺表
者令子弟執筆而精神已不逮矣前一日櫛髮盥面

更衣正冠扶而坐正寢曰吾死當在明日吾平生無自愧於心者不幸得浮脹病形體已變將不得全而歸之此為恨耳其從容不亂如此訓子弟嚴而有法子弟有過未嘗訶責徐言溫諭使之自覺待人不事表裸望之儼若不可犯即之和氣襲人事有可怒不形於色辭見人不善略不假借常語子弟吾始遭溷濁無意仕宦一朝際遇位極人臣皆自然而致非假左右游揚之助士當箴器待用可矣自布衣飭心砥行已有盛名常置心經近思錄於几案間不暫釋手先儒格言揭諸左右朝夕觀省蓋公言論事行得之

學力者為尤多有所著疑禮問解一部藏于家為文專主暢達理勝情盡婉而有餘觀其章劄可知也歿之日中外嗟惜大夫士相吊於家曰朝廷無復矜式輿臺之賤齋咨街巷曰賢相亡矣國其如何嗚呼此可以觀公之平生也公立朝數十年清慎貞確為世所重朝著仰其德量倚如柱石士論欽其雅望推以典刑福祿兼享始終無憾履順居正獨全名位以卒吁其可敬也謹撫家狀敢請易名之典

白洲集卷之十九

白洲集卷之二十

雜著

擬祭始興張九齡文

朕明茂知人量愧從諫侯景之亂自取有覲于心叔
 座之言未從雖悔何及茲當去邠之日益切亡鑑之
 悲惟卿股肱良哉死生國耳致開元小康之理尚誰
 之功繼貞觀太平之治惟爾是仗當逆胡聚慝之始
 舉漢廷發蒙之徒狼子野心疇子文之先見忠言善
 諭有石碣之純臣雖聞及雷之猷奈之如流之用於
 平日啓沃之際豈無虛心噫當時藥石之言竟至逆

耳固朕躬之失德亦天意之難諶淝水喪師王猛之言驗矣舒州覆國御者之諫果然嘗膽之羞噬臍無及千秋金鏡試見歷代之興哀萬里鑿輿孰如今日之播越魏徵若在豈至於斯得臣已亡夫復何恃肆將薄奠酌爾忠魂咸陽之糲飯尚艱縱案盛之菲薄九原之英靈未泯庶誠悃之降歆嗚呼三京草萊九廟灰燼淒涼霜露香火缺於園陵慘悽旌旗歲月移於巴蜀蒼生何罪黃屋今安曲江之宮殿無人想毅魄之茹痛中原之宗社有主喜佳兒之應天倘收功於桑榆皆魏顆結草之力得生還於故國亦史魚尸

諫之功

擬代韓信祭漂母墓文

於戲屠中衆辱之日城下獨釣之時小豎子何足與爭人皆笑以為恟大丈夫不能自食爾獨知其可憐苟富貴無相忘貧賤易為感耳謂功業可立致侯王寧有種乎有志者成無德不報馮先生之貧甚一劍猶存蘇季子之官高千金盡散此子必反先酬投殮之恩其人已亡更切酹酒之感木已拱而草宿曾日月之幾何荔既丹兮蕉黃倘精靈之是假

祭朴君叔京明鎬文以上未釋褐時作

黃庭誤讀降仙骨於人間玉樓初成返真氣於天上
三千靈海想採藥之何年四兩胡香思續魂而無日
高山流水終為絕絃之琴白雪陽春竟作寡和之曲
知音已矣鎖長夜於玄臺出門何之悲末路於白眼
光陰荏苒長思竹林之游薤露淒涼倘歆蒿里之餞

祭白沙李先生文

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五月十三日庚子故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鰲城府院君白沙李
先生卒于咸鏡道北青之謫所越三月七月初十日
丙申返柩于抱川之麓其門人延安李某謹以炙鷄

絮酒之奠走而哭而祭曰先王之棄羣臣于今十一
更毅燧矣其相臣之不以言獲罪于朝者蓋寡矣而
若乃其言之不少諱而至於不顧死其罪之不少假
而至於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者獨於我先生見之於
戲若我先生者方可以下見先王於地下矣先生
以豪傑之器蘊經綸之志早遇明王自致身青雲
之上在論思也上無闕舉而下無遺事在風憲也庸
邪斂跡而是非底定使之掌銓衡則玉石區而苞苴
息使之握文柄則正聲張而頽波激上難專對之人
則先生使焉忠赤露而帝疑冰釋上難償接之臣

則先生介焉誠意孚而華使心服南北晏然刁斗之
響絕聞元戎先生也綱紀修舉贊襄之績著聞首揆
先生也外重而先生外內重而先生內喬岳乎一時
柱石乎 兩朝佩國家安危而為士林標的者二十
有餘年一言不合於時輒退而高卧於三江七澤之
間其於一切世味泊如也及其驚波立至駭機驟發
中外結舌惴惴焉莫敢誰何而爭奔走焉先生獨以
隻手扶綱常引經據義抗聲大號雷霆不能喻其迅
賁育不能較其勇發在廷已瘖之口而嬰出鞘欲加
之刃其視伏桎拮就湯火不啻若脫煩惱之域而登

極樂之界則絕塞羈縻之苦不足動先生一髮而卒
為青海之魂亦先生素所定者也傳曰非堯舜不陳
語曰不畏義死豈先生謂耶多乎哉若我先生者方
可以下見 先王矣噫天生豪俊豈無意也蓋將致
吾 君也澤吾民也而又使之崎嶇嶮岨終不得盡
其才者亦何意也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古今之
所共惜而吾道之日益墮者也昔宋朝臣司馬光富
弼之奉身而往也天下之勢不至如今日之已無可
為而其往也亦不以摧之鑠之謫而罪之也不過抹
撥時尚耳優游鄉社耳而猶且為天下望其起者汲

汲焉有甚於飢渴之不能朝暮待也賢人進退之機
有如是夫今之所謂往者有止於優游鄉社者乎有
往而復還者乎手額而惡乎待哉百身而惡乎贖哉
已矣其不復為國家借先生矣雖擗九地籲九天而
祥鸞瑞鳳之儀霽月光風之韻終不得而復見之也
始某之髮未燥也已知有白沙先生不見其面而誦
其文逮挾冊登門先生謂某可教賜一言之褒而燕
石之價長焉某甚無似雖不克副先生所期望而知
遇之感竊自謂不後於人矣顧某身不可許人而事
有所不自由者始之不能僕役於踰嶺之日中之不

能執燭於易簣之際竟之不能編曲於蓋棺之後無
似之負先生多矣於乎痛哉先生之且踰嶺也以書
抵無似曰飄飄洞庭葉落向何方去病也曰觀我字
體可知將卒也曰吾是暫時人書凡三四至而語日
益悽惋某固已疑矣而亦不料天奪之至此遽也倘
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於乎痛哉某尚忍為哭先生文
乎蘇軾之祭歐公文曰上以為公惜而下以哭吾私
某之哭先生亦云尚饗

祭守夢鄭先生文

天啓五年六月初九日乙酉特 贈右議政守夢鄭

先生喪車發城南故第將窆于西山向酉之瑩前一
日其門人延安李某謹以菓魚餅酒之奠哭于車下
侑之以文曰已矣已矣痛矣痛矣 朝廷何所倚乎
士林何所恃乎委靡之習孰能振之漓躁之風孰能
鎮之微言絕矣正論熄矣為善者惧矣不肖者得矣
已矣已矣痛矣痛矣公之生也豈偶然也既泥其施
又嗇其年所謂天者定耶不定耶生或值其定死或
值其不定耶冥冥漠漠不可與證矣已矣已矣痛矣
痛矣金之剛也玉之貞也霜之冽也雪之明也望之
毅然即之溫然世有其人矣今也則亡焉已矣已矣

痛矣痛矣 聖人龍興邦命鼎新煦蘇萎酒拔側揚
淪公惟宿望為國楨臣眷毗之隆實協僉譽秉鈞伊
邇亡鑑何遽已矣已矣痛矣痛矣某及門之士也早
受學半之恩竊效事一之義今歲之春奉使大江之
南將行拜公於明禮坊第公慰我行倚床而談公病
未甚而神氣不揚公謂之風我謂之痰各自勉戒舍
淚而別踰月還 朝先問公疾束帶將趨遽聞隣里
之驚呼行也公有所寄還也我有所受言未及傳書
猶在手入門而唾公莫之應枕屍而語公莫之聽已
矣已矣痛矣痛矣素幄襜褕丹旌闋闋几杖猶在圖

書如昨想公平生宛然在目而單杯之薦猶不見舉
歲月既久山川更阻荒榛野草霜露凄楚依倚玄冕
之夢寂寞清絮之奠使人彷徨應有不忍去者祥鸞
瑞鳳之儀霽月光風之韻雖擗九地籲九天終不可
得以復近已矣已矣痛矣痛矣風雨蕭蕭天且朝矣
素車班班無復還矣三年端木之築一瓣彭城之藝
前後一心皎然如日再拜陳辭萬古長訣嗚呼哀哉
尚饗

祭月塘姜公頌期文

嗚呼真樸敦龐至和冲融鍾而為英寔維我公冰檠

貞標圭璋令質師友從游躬踐篤實韋布之時已負
盛名釋褐之初期以鈞衡遭時孔溷秉志彌確迹
丘園書史自樂刀鋸不顧纓組奚榮 聖人中興君
子道亨鑿坡珥華華聞始鬼諫掖天曹倬有風裁偃
寒中書雍容東壁惓惓之誠謇謇之直闊步高翔祥
鸞彩鵠法筵講席左右朝夕 宸心嘉乃士望攸屬
克享天祿啓慶無疆休戚之義忠勞益彰乃長喉舌
乃首儒憲冢宰公平禮官陳建俄膺大拜朝野胥喜
夷險亨屯一心盡瘁居寵若驚履滿是惧世敵輝赫
我愛寒素門無雜賓素絕私牘謙退雖勤眷遇愈渥

上殿給扶禮數絕等福祿榮華誰與公並丐閑經年
翩然乘化哀榮兩盡終始無罅嗚呼巨嶽終摧長流
不舍芳蘭易萎華燭先炮自古而然誰能久者余心
之痛非為私也孰棟于厦孰舟于川孰濟其險孰扶
其顛嗚呼遼山渺渺遼野漫漫香幣空傳轎車莫扳
人情同感邱痛何已鯁生非分猥託鍼水同鄰同榜
同院同曹白首周旋悲歡幾遭籌司起草坡館聯車
依然轉眄跡已鴻沙玄堂永閤素幄虛垂一杯來哭
有淚如糜不盡者情難盡者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分沙李公聖求文

歲甲申四月三十日丁亥延安李某謹以鷄酒之奠
敬祭于故領議政分沙李相公之靈侑之以文曰嗚
呼人之相與各有其倫或以世舊或以姻親或以心
合或以官聯我於我公四者兼焉官雖有截亦佐籌
司契許之篤寧有尊卑昔我先人與公先府志合金
蘭韻叶鐘鼓斯文為盛交義莫逆兩家二孤情實骨
肉骨肉之情申以姻婭我子公女世譬王謝孰無姻
好孰無世好惟心之好好其傾倒清水澈底良璞無
瑕中無介滯外絕浮華袞烏韋布黃扉白屋刮盡毛
皮鉏其畛域可怒可喜霜肅春溫我自忘形公不居

尊我往公來其樂只且樂不可常有盈則虛往事茫
茫風雨一散萬死重逢顏鬢俱換各收殘魄同尋舊
居身如遼鶴迹似駟驢當公再起我主銓衡夙夜一
心庶幾共貞進退有時倚伏無端公辭東閣我繫南
冠玉關纜入先訪綠野蘆葑為門白茅一把上岸清
樾下岸孤篷道服綸巾徜徉乎中隔水盈盈吾亦有
廬有琴有棋左圖右書我坐公磯公垂我竿魚鳥之
盟期以歲寒造物多猜人事易變我先抱病餘命如
綫公為火恐亦還京第相遇則醉醉則發涕元月將
晦問公起居公喜我來握手唏噓曾未數日我赴臺

衙道聞公病先叩醫家公在床席要我面訣好言以
慰心則如割夜漏未下哀聞已報寢門之外親友皆
到餘藥在鼎殘酒在爐一呼莫應千古斯須嗚呼鶴
野漫漫我車催脂咫尺靈筵行未及辭一月龍灣夜
夢晝思精誠不昧泉路是期東還屬耳公鞠將啓日
迫終天我方宿戒酌若未躬些豈盡哀公靈返寢始
奠一杯庭館寥寥檐帷異前槐陰滿地長日如年昔
我升堂權笑而迎今我入門幼孤孺孺嗚呼國事多
艱人物眇然屈伸脩短誰不關天巨嶽徑摧長流不
返倒先誰回頽風孰挽貞確之操已矣難作清拔之

白洲集卷之二十一
九
姿何時更覲牙絃已斷范車空回湖船卧楫郭逵封
苔暮景蒼茫晨星零落展如之人此生長隔嗚呼哀
哉尚饗

祭具景輝鳳瑞文

昔我求友兮惟才賢才不以偏兮求其全賢不以名
兮求其真我與景輝兮夙心親少我一年兮謂我兄
文酒之會兮隨我行景輝之才兮不可當星冠霞帶
兮雲為裳八駿騰空兮影超忽五花散地兮香郁烈
織繡與錦兮光斑爛玉珮之佩兮聲珊珊景輝之賢
兮誰與倫砥行潔身兮忠於人一鳴塲屋兮壯元郎

擢之翰苑兮盛玉堂秉筆天曹兮銓選公蓬山賜暇
兮詞賦工歷踐臺省兮揚直名暫試湖郡兮擅佳聲
陞之兩臬兮民鼓舞入佐籌司兮貳版部署牘風生
兮姦蠹絕西藩有急兮聖憂切進階受節兮乘驛
馳惠若時雨兮涵濡之民曰父母兮歌來暮吏服神
明兮畏而慕星行客使兮繼續來左酬右應兮何恢
恢飛翦輓粟兮如鬼輸積金堆帛兮生於無忘寢與
食兮竭心腎以身報國兮人反哂吾盡吾誠兮餘不
顧至死不悔兮誰為故景輝之才兮百美俱景輝之
賢兮一時需景輝之存兮民不嘖景輝之歿兮國無

臣歲壬在午兮冬且盡五臣北驅兮衆所愍遇我生
陽兮出涕偏並行千里兮衾枕聯臨江之別兮立躡
踟重逢握手兮喜且悲扇面之詩兮多苦辭盛壯可
恃兮心不疑吾還幾月兮月見書不憂身羸兮憂我
虛當其病革兮我垂絕每逢京使兮問我必余命再
延兮又西轅路近岳嶺兮聲已吞山川皆是兮主人
非口碑處處兮留芳徽栽松之橋兮沮江船菡萏之
月兮晴川烟曉星曉雨兮納清風九龍之淵兮龍王
宮驛店官舍兮短長亭夜坐畫卧兮行復停觸物則
思兮思則悲悲來獨吟兮誰得知昔與誰來兮誰我

迎今誰與去兮誰送行人生百年兮本一夢造物少
兒兮又簸弄何故而與兮何故奪與之何豐兮奪何
疾我欲問天兮亦何益問之不應兮惟脉脉我到松
京兮問新阡迺近一舍兮歷酌便官有常程兮不可
枉欲往未往兮心獨往嗚呼景輝兮何時見未到九
泉兮難會面薔薇落盡兮海棠香谷鳥嚶嚶兮村日
長杖屨來往兮暮年約灣上一書兮能記得兩心不
昧兮相感處我莫此杯兮為我舉嗚呼哀哉尚饗

祭東淮文

甲申十月初十日己未延安李某哭奠于淮翁之靈

侑之以文曰 宣廟晚節愛才彌篤作育之化均涵
動植矧伊天屬 睿情所鍾則哲之簡獎詡特隆公
在髫鬣望恆王劉居寵砥行卓焉寡儔入注 恩眇
出服義訓詩禮步武華袞聲聞時我先人與先相國
同管揔蘊並寓內直童子何知我適坐隅公來自禁
不翔以趨赤帶緋衣鳴珮珊珊煜如春星望之天仙
公至我舍欲拜床下先人辭謝喚我出迓我雖蒙稚
猶知世誼及贅公隣公我懽喜左右提携譬彼蜚蠊
十數年間靡日不從 仙馭既遠宗祀且殄天常數
滅家禍展轉塞門屏息矢心自靖公乃抗言目無機

穽瘦驢單奚短後之衣逢必置酒出涕噓唏睥睨一
時揚扝千古名為世忌友或文聚五子從游葭倚蘆
薰中興之初大闡斯文桴鼓迭唱雲龍相逐公升我
堂我壽公席稱觴鞠脰佐以筆硯風樹無停滄桑易
變孤露殘命白首相依各礪名義歲寒為期冥升可
畏暮途多坎日月薄蝕乾坤慘澹謂我與公異身同
心長索縛袖巨鎖垂襟遼山際海瀋野連天荆園駢
首草窠連肩萬死一生同還故國餘身幾何百疾交
作火色猶高嚴程又迫世無知憂人誰肯惜公聞我
行來自淮中念我孤危憐我羸癯送我半道慰我一

樽執我之手贈我以言纔經鳳柵果遭鷓退滯灣仿
徨還 朝散廢我方在途公病已始公聞我還喜若
在已屬我馳候公先簡要八門強笑目驚心焦真元
未鑠容彩頓減察其興居問其飲噉霧露之患久則
漸愆寒熱之劑議亦難詮稱藥量水故誼則然公能
達視脩短皆天人生何限吾事已足不盡之緣期以
真漠猩牋金墨試其筆路紈扇短詠寓其忠素精神
挺動辭旨溢發年實可恃天豈遽奪忍淚歸來一夜
三起公書繼到苦語滿紙自夏而秋還往幾度逝水
難回顏光莫住嗚呼吾年半百閱人亦多質文異途

言行殊科或偏或駁兼之者鮮惟公孝友不待強勉
積之家庭宗黨咸式文章餘事亦由天得鋪張大作
寂寥短章駕軼騷選浸淫漢唐記事以簡道景必真
視古猶近用凡為新專心論載述志蒐葺業盛承家
光增往牒臨池妙藝若有神解搦管之初已占真派
先壠紀石首倩公書紙本纔出萬口交喏玉版金篆
陰碣陽碑僧箋道籙門榜樓題公私填咽遠近奔波
青鳳一毛明珠滿車陳遵尺牘截去為蔡張旭揮毫
見者皆驚清拔之姿倜儻之論和則醇耐峻甚截堰
意氣傾瀉風流照暎久而忘疲狎而愈敬去歲之秋

白州集卷之二十一
記示其夢山水之喻實媿虛頌我洋有契寤寐思感
轉眄之頃人代荏苒嗚呼淮岸高樓白雲猶在嘉陵
泝流並枕難再玉欄陪遊天上可樂瓊樹滿庭流慶
無極哀榮兩盡在公何憾餘生凜凜存沒繫念畸還
邈矣汾病如此其季盛年朝言夕死所遇非故觸物
生悲居則悄然出又何之臨江痛哭星月沉沉不昧
者靈知我此心嗚呼哀哉尚饗

祭汾西文

嗚呼世言文章與時下上先秦宋元辨若霄壤我明
應期七子齊響一振委靡專務激仰公生偏季力侔

中華嗜篤歎棗癖混瑜瑕浸滌何李咀嚼汪王步武
繩尺圍範圍方每一篇出查牙詰曲人不敢句但眩
矜縛窮搜遠鶩森無津涯衆羨兼該居然大家有韻
之作不事雕鑿匪瀛非奎別朔一格悉其毛髮寫盡
臟髓籠絡萬象復史百紙淹貫經史掌故多聞繭抽
屑霏有味其言五子之詠公實先唱捷敏之才誰不
公讓八法精勁神借腕力細則蠅頭大而扁額立草
倚書短牘長牋姿媚橫生法律森然旁通篆籀涉獵
圖筮凡人有藝有偏有泥惟公兼有罔不精詣前所
未見後誰能繼表章之美人所共慕貴是衷素實惟

白洲集卷之三
十四
天賦早選儀賓 恩輝吐焰富貴芬華人情易染公
小其躬宛一儒酸樂此韋布謝彼綺紈口羞言錢手
昧握筭所性而行不矯不謾愛士誠薦急人義激脫
驟分宅曾無吝色因心孝友率意欣嗔處已接人無
事非真余年十六始為君弟瓜葛之情鍼水之契公
吟我誦夜以繼日同鄰師友樂矣磋切中遭家難同
我後先或離或散參差十年西湖小築南郭舊居我
寓公家公寄我廬歲已在未我病濱死公親湯劑扶
我卧起金墉之禍脅以鼎鑊世皆波奔公乃石確
聖人中興八方均歡病葉無春陰谷長寒邈彼金陵

大海之角晨昏千里公面日墨喪亂漂泊天寒歲暮
尺驢短衣孤影在路自扶而忠天日漸邇骨肉可會
舟行有水蘆村晚泊巖戶晨叩棋局在前酒樽置右
仰飲俯酌立歌坐舞同行浹月樂事千古嗚呼春暉
莫報風樹無停兩家酷罰扶服零丁滄桑立變慘痛
相仍絲命幸迺各返丘陵公承 恩注特管醫署余
竊虛名實慙匪據西河急赴人為我惧公執我手淚
下如雨生還未久冒玷賓師送我經宿嗑唏路歧我
車既東天時政暖升公之堂飲公之盞端月既半送
弟澤畔我在城隅聞公急患促駕而往公已口瘖察

公之面乍陽乍陰把公之手左仁右垂湯丸並奏針
炷兩施太醫承 命診不離座大數不滿理宜痊可
叔兮善病晚乃差強躬侍床褥手執鈔鐺夕言怡怡
朝露遽晞公則何知日望其歸歷秋而冬轉入膏肓
入門相視脉脉心傷聲未出喉意常在目見飲則喜
告還則感春陽載新百蟄思奮庶回真元或底蘇健
峻岳終殞急水難回芳蘭易折羨玉先摧氣鬱高霞
靈歸一木總帳虛垂玄燈倏爍嗚呼潘南大姓為世
望族先府厚德謂享天祿不究其施朝野咸痛二難
矯矯比之雙鳳轉眄之頃零落至此世事忽焉風流

盡矣花殘故宅草合新阡床琴已亡墓劍誰懸張書
滿架阮駒超羣不朽之傳何待子雲我與公游童稚
至老匪專姻親豈惟世好我絕畦畛公去毛皮兩心
之合一無磷緇五十年間人事屢移悲歡窮泰大略
同之公不我来我輒公訪見必傾倒寢食俱忘崇湖
並馬汾浦同舟江郊暮獵岳洞春遊漁磯對雨寺逕
逢雪行則隨肩坐則交膝每憶唐城十日之飲合燭
爭博把書同枕餘懽在心已事無迹如雲過空似夢
一覺嗚呼弱不勝身強不可折混若隨俗貞以自潔
揚抗風雅討論古今踈宕之韻坦易之襟琅然在耳

宛然其面展如之人不可復見我本虛薄百疾所聚
公常我憂勤以慰撫今先棄我我將疇託谿老既亡
東淮真漠舊游落落欲往無所殘生凜凜餘日幾許
公歿之初我有一絕題為挽歌與公長訣公歸泉下
獻于冰清次示令弟傳我此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先墓文

小子平生未嘗離膝暫有方游慈念常切云胡一朝
棄我若遺赴海登天音容莫追稱人抗首乃言乃食
溫情之地只在瑩域饘粥於斯擬終餘日小子無狀
係戀朝列毒疾相仍垂絕復延省掃之曠殆過半年

今叨 聖渥受 命東伯駟馬高車鄉閭拭目椒藥
便蕃教諭丁寧縱慙揚顯亦荷先靈來疑出告去
必望思誰云接壤亦一年期歲時香火屬之兒小西
望咫尺雲山入眺心肝寸鑿欲起還伏薄奠哀號窮
壤無極

祭亡夫人墓文

封墓之日我有成說默告于靈靈其或聽人生何限
畢竟同盡衰盛難恒倚伏相仍幸未以前即為吾年
餘外茫茫似夢一場子為人子父母皆喜子為入室
禮式無缺子為人母義訓可取衆羨皆備如斯足矣

白州集卷之十
十一
余承 國恩授節東藩自淑而貞人謂子榮於子何
有但我心疚世不乏婦人皆可耦合心蓋寡誰知已
者清弱之姿婉孌之儀堅貞之德敏達之識與土同
埋胡寧忍斯千年在後此別非久一杯為辭淚落土
滋

祭亡子嘉相文

歲運推敍今日復回人心頑忍此痛何堪生汝育汝
愛汝恃汝嘉汝至行喜汝奇才父子知己惟我與汝
而亡汝哭汝戀汝痛汝思汝至行想汝奇才死生寤
結亦汝與吾汝之至行世無倫比七年侍病一心不

懈八具湯膳出求醫卜目何嘗交衣不曾解上而庭
對祖姑皆悅下而家政米鹽皆察外接賓客內飭僮
僕凡百俱備衆善罔缺汝之奇才天實挺特不思而
得不習而能既得且思既能且習文則大家詩則正
聲旁通子史著錄成帙餘事筆翰道逸逼真一舉司
馬再舉登龍自有載籍自有科第目所未見耳所未
聞生能盡孝死亦以孝汝為母死母為汝死汝妻之
死亦汝之故惟吾不死此何人哉每一念至火焚刀
割強為言笑故作俳戲排不能去抑不能止茫茫天
地悠悠人世顯晦無間精魄斯存去何所之來何所

依何夢則來何夢則否來何草草去何忽忽視何無
見呼何不應今為何日此為何房我為何人汝為何
物昔汝於此所侍者誰今汝於此所侍者誰我還經
歲不窺此房房戶自開舉眼即驚今來哭汝入此坐
此障壁皆是帷床非故朝夕之奠止於今曉悠久之
託以竣它日

祭海文 出率南陽時

三韓西界萬國東洋河伯之都水仙之鄉雲霞掩映
島嶼蒼茫黃庭紫府玉室金堂祥禽異獸之所縱橫
羽蓋星冠之所翱翔秦皇碣石之所欲渡子瞻登州

之所常望此實擅勝於中華豈復專羨於偏方某膏
盲水石寤寐神山本游心於物表仍遠跡於人間當
春事之既訖趁公牒之餘閑望清都之咫尺恍浮丘
之可攀揚彩鷁於前渚弭翠蓋於後巒既心禱之孔
虔庶神佑之不愜風日芳清和波濤芳帖息處處芳
螺鬢時時芳蜃閣要我芳福地指我芳勝跡不老芳
真方延生芳異藥潤余枯芳起余耗錫之祥芳降之
福去順潮芳來順汐晝無憂芳夜無悞

祈雨文

伏以神人一理顯晦無間至誠之假金石可貫况神

白洲集卷之三十一
之靈聽視允明齊民東冢闔州輸誠借身無似請命
于神神嗇其施罪在守臣民既望諧神享其報神仁
神恕庶鑑虔告去歲無秋民食不周今春雨洽播種
畢力疇非神賜疇不神恃有魃為災田野兆拆高者
已燥卑者已涸青青者黃燁燁者槁咨嗟滿境怨鬱
填吳無禾無黍民安得保民既不保何以州為無民
無州神孰神之環州外內孰與神尊為山之鎮壓海
之源陰陽昏曉雲霧出焉呼吸變幻油然沛然神之
所欲誰或泥之雨師龍公皆神所司或請于天天豈
神違神乎神乎萬命將迫昭昭在上請與神約肅事

之後限以三宿神恤我愍需以甘澤起我焦枯洗我
乾炕當隨父老以謝神貺

謝雨文

隱而無形者神之體也明而有跡者神之用也能使
隱而無形者至於明而有跡者乃人之誠也某之守
此方將一周歲矣雖生拙寡諳不能殺職惟其一心
孜孜欲民之得免飢迫而安其生業以無負朝廷宣
恤之意則實神之所嘗鑑者也今茲之旱豈神之所
欲哉其必由天時之或愆人事之或戾人事之或戾
者實守臣之責也天時之或愆者神豈忍愆視而不

白洲集卷之三
二十一
救哉請事之日甘雨乃降雖久旱之餘土不破塊枯
者將蘇而復沮洳者纔潤而復燥然其一線生意則
固已油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而莫不欣欣方有待於
將來也神之有用有跡如是夫此豈微誠淺詞所能上
格而致也神理本仁神應本速活民之命孰與斯仁
曉祈夕應何速如之其應之速者示仁之當急也其
仁之不洽者示後之將繼也然其所謂繼者不在今
在明則它日西江之水何能救已涸之魚哉茲敢不
揆人事之或戾只恃神理之本仁更以菲薄之薦謝
前應之速而祈後繼之洽也惟神鑑恕尚饗

哀李察訪楚村辭

嗟嗟用卿方名家子鳳有五彩方駒千里結髮受書
方通經史頃刻揮毫方空百紙與我同庚方兄弟情
升堂侍酒方肝膽傾中間離合方喪亂更余按東節
方來原營君為督郵方境上迎旅館懽娛方窮昏明
出入相隨方不暫離一日不見方如渴飢朝言嬉嬉
方夕怡怡忽以病報方計隨之嗟嗟用卿方薄命人
有志未就方才未伸薄官他鄉方多苦辛下挈十口
方上慈親一朝棄去方屬之誰遑遑中道方聞者悲
嗟嗟用卿方不可忘春日載陽方野草方山花自開

白洲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芳澗水長與誰行樂芳同杯觴嗟嗟用卿芳無見期
風雨淒淒芳鷄喔咿靈車曉發芳去何之我來哭君
芳君不知

重修崧陽書院上樑文

伏以松京故國花苑遺基舊俗猶存闕里之金石無
改斯文不墜考亭之院宇重新茲為士子之藏修寶
係儒林之興勸惟我圃隱先生萬代忠臣之首三韓
理學之宗文章炳如日星隻字片語言行質諸天地
五倫三綱遠接洙泗之淵源直繼程朱之統緒天閻
北奏皇帝歎獨賢之勞海窟東臨蠻夷識難犯之節

羅濟之域千里首闡文明檀箕之後幾年復生豪傑
捧虞淵欲沉之日回砥柱既倒之瀾聞江南花發之
詩使人出涕想庭前草交之趣曠世興思政賴人存
而道存可憐身殞而國殞興亡鼎革之際天命人心
禍福死生之間民彝物則慘澹扶蘇山上壯氣結為
雲烟依稀善竹橋邊靈魄來於夜雨平生故宅不入
荆棘之墟突兀遺祠永享焄蒿之奠真儒有作寔賴
啓隲之休賢士所關亦資依歸之樂只緣年代之寢
遠未免梁榱之漸頽過客燒香共惜凝塵之席行人
下馬空瞻蝕苔之碑幸逢賢侯之初臨聿繼先相之

遺化存心於振作之舉致意於修葺之方以自家心
裡之經營不待於外謂我國域中之書院莫重於斯
乘多士鼓舞之心借諸僚拮据之力無勞斧彼鋸彼
已見奐焉輪焉初不係於役民豈云時詘苟有補於
作士當以身先翠壁丹楹成之不日青衿粉領來者
如雲槐柳參差遠映三條之路山川合沓斜臨八角
之墟將舉脩梁恭伸善頌兒郎偉

拋梁東維岳降靈吾道東凜凜精神如昨日彩虹千
丈射天東

拋梁西駝橋之北竹橋西往事祇今無問處水流東

去日沉西

拋梁南千載高名仰斗南洪荒變作聲明地賴有先
生作指南

拋梁北秋草城南與城北潭潭相府幾年居二十八
宿皆拱北

拋梁上百世而下百世上先生之靈在世間譬如日
星臨乎上

拋梁下流水青山屋上下成仁取義亦何傷聞者至
今猶淚下伏願上梁之後文風益振吾道不興絃誦
洋洋一變鄒魯之盛衣冠濟濟共筵臺閣之英培其

白洲集卷之三
根達其枝盡是賓興之後立於禮成於樂罔非輩出
之賢不替進修之功益勵激昂之志嗟哉吾黨二三
子有此廣廈千萬間

淮陽詩板記事

先府君於 萬曆癸卯以禮曹判書奉使關北次于
淮陽於是有淮陽壁詩乙巳以京畿觀察使巡到
江華得此詩板於海島中即還之淮陽於是有淮陽
詩板重懸序極峯熊天使簡易崔同樞海平尹月汀
玄翁申相國五峯李延陵晉原柳西垌鶴谷洪相國
清陰金尚書芝峯李尚書西平韓柳川及金南窓車

五山諸公或序或詩以述其事人多傳誦天啓癸亥
春孤以 御史至淮陽見滿壁輝映皆此板也今者
忝按東節復至此府府於丙子之亂被兵最酷一州
灰燼詩板不暇言也噫洪水之害甚於猛獸而天不
欲泯其詩則能得於既失之後而燼於兵亂者終不
可復得慘矣兵禍之甚於天災也因是而泯而無傳
則豈但為淮陽一府之欠事抑必為千古斯文所共
嗟惜遂取先府君遺集錄其詩與序及熊天使序文
先鈹而復懸之簡易諸公之作亦皆有原本在孤家
能保於兵亂而曰本府蕩殘力綿不能並鈹姑埃它

日而續之

加平遷墓後記事

先府君棄不肖等穀燧四易不肖等罪逆無狀既不
能積誠祈代請先府君一日之延又不能刎決隨死
身辱蟻蟻至於萬世之宅尚有未定一誤於扞穴之
初再誤於填坑之說以致靈域未寧家禍斯酷不肖
之罪上通於天猶言猶食仰首稱人此何人哉此何
人哉乙亥七月穿壙之日不肖等伏苫假睡於壙下
先府君詔以一詩十二灘頭看月圓扁舟贏得載虛
船何人解得丹青事畫我青山綠水邊方夢之時亦

未解詩意何指既寤駭汗如瀉與家弟對說號擗而
已及襄禮纔完又夢先府君詔曰吾今為蓬島副使
改號仙瀛丁寧之教宛然平生而終莫知十二灘之
何美也丁丑之亂漂至喬桐又遭先大夫人終天之
痛僦舟奉喪回泊江華南洋時當近望月已向滿夜
聞舟人私語江華之島十二喬亦其一忽然驚悟意
謂夢識在是而猶以以海為灘為疑俄聞形家之言
先府君衣冠之葬星位不叶疵類頗多前所未聞之
語日至於耳於是遷襄之議起矣不肖等二年彷徨
道路足迹幾遍湖畿而山名水號之稱十二者無聞

馬上年冬一地師言不肖前所置山園之在王山灘
邊者實吉可用聞者謂王山之王字中為卜而上下
兩畫合為二此必其地不肖等不信疑猶未信其
必然今年三月不肖扶服數二百里訪李三登衍於
堤川峽中以李青烏之學為今世冠也李愍不肖皇
皇奔走不以身在服中為解即並馬而出尋閱僅十
日無得焉先有人言加平方吉有山請李及申級往
看及往假也李曰距此數十里吾有經眼着心處遂
沿溪而去山甚雄水甚駛路甚險不肖數十年前以
體府從事過此有詩曰一川餘十渡五步欲三休者

此也至一區山之雄者忽秀而麗水之駛者忽緩而
鋪路之險者忽平而廣洞府寬敞氣象醞藉非復峽
裡山川問知為朝宗縣也李與申直入縣南驛西一
山麓坐曰此真地也坐亥而向巳節節皆合度天賜
也非人力可得不肖曰此記前詩餘十渡者始疑所
涉者或為十二問居人果灘之涉者十有二也問驛
名瀛登也前後夢皆驗也不肖汪然泣下李恠問之
不肖乃語之故李亦悲而奇之還而筮占占亦甚吉
今月初二與舍弟復訪李於場根請李再往申看山
益信其秀麗水益信其緩鋪渡益信其十二也山之

白洲集卷之十
二十六
大勢從懸燈南來見者皆謂為乾亥龍稍欠之是夜宿山下小村夢有人書辛酉二字示之始莫知其故翌日再至山下望主山峻極插天人不可攀何知山外山來脉不肖謝同行諸人獨與二僮奴烏緣蟻附數十休竟至上頂泛磁針果酉來也益叶吉無欠矣心益竒之還至山腰李迎謂曰山何來必酉矣不肖恠問何以知之李曰吾曰石脉自知之云異哉李之術亦竒矣不肖等罪重誠薄豈有神理感通之望先府君先大夫人積仁積德之報必有陰隲而默佑之授永安昌光福之宅者嗚呼此亦天意也耶

題崔大容東槎錄後書

大容足下罪釁殘命寄延朝夕奄奄待盡於人世有何係戀惟是平生親舊惓惓一念着在心裡如種落土自不能禁其萌也喪亂窮阨人情乃見死生之托豈敢人人而望之兩世一家感恩知己惟執事一人耳入城初屢蒙臨款信宿聯袂宛然平昔慰拊憐愍不啻骨肉至情欲言哽塞惟有涕淚滿面耳豈料萬死之餘得復有今日過從也見示東槎三錄藻思清拔格力雄俊雖閻索皮相者皆知為大方家自得之語至聚訟之辨獨見確守原非視人面孔聽人鼻息

者所可爭衡其見賞於中朝諸學士固針水契也始
執事受東槎之命政屬秋冬風勁節候冒寒涉險胥
靡之所深惧執事獨夷然不屑不佞竊不勝區區過
憂實有臨別丁寧之獻執事能記之耶吉人天相至
誠神感雖帆檣少淹而鼎首無恙畢竟使下國人文
之盛得廣耀於天下會昌之地執事之名益闡華夏
始之為執事憂者無不為喜世所謂挽之使安擠之
使危如是而生如是而死者皆妄矣君子之一視夷
險處順安命不當如是耶昔東南蕞爾之吳因一行
人能言之力始列於中朝其言炳烺千古然其言止

風雅盛衰之辨而已今執事之是錄也小而性情之
陶寫大則天人命理之分探曠游覽之勝討論酬酢
之微無不該矣執事之用心勤矣才高矣業盛矣豈
尋常誦詩者所可比擬哉敬歎敬歎俛仰之間天地
變易山川阻闕同文之會邈若隔世把卷西悲不勝
榛苓之感今雖欲復見此卷得乎執事其寶藏之

荅李叅判 汝固書

孤哀稽顙秋初洪川人傳致令哀荅書如對隔世顏
面一字一涕至今藏在篋中每於相憶時一番展看
東望懸結而已即者又承令哀因便寄札此十日內

消息也仰審哀體支勝實荷神明之佑感慰何言第
審門內之慘痛令哀亦不得免天理不可知奈何奈
何孤哀因一縷未絕喫盡如許悲苦作此人理萬不
可堪之生活此何人哉唯令哀知此心耳日月不居
今年亦無幾襄奉之禮尚未就完白手赤立萬計茫
然只日夜號泣而已倘延須臾得遂一握之願抑塞
之懷可得少洩死亦何憾也子子人間一心係戀者
只平生親愛而落落如是亦復奈何別紙所教如非
令哀視如骨肉之情誰肯顧念如是又安得委曲至
此感鏤心骨不知所言謹具別紙冀哀垂覽且俟後

教耳

別紙

先人之葬本非平日所命之地孤哀庚戌小科展掃
之日先人命與朴尚毅同往擇一後用之原孤哀駭
不省事一任朴之所言實未知山家糟粕先人但以
朴言為信不復有求山之計後之所擇者為登露而
改定今用之地先人信李不及於朴雖聞其語而不
有定教孤哀等愚迷慮不及此乙亥初喪無他地師
相識之人請李更往李因執前見李衍在三登寄書
言朴之所言處為勝孤哀等不能取舍問於成新寧

白州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櫟成為兩可之論不有明白之決李則固守不變不
得不依其言而用之矣穴前有右來水橫過斷割處
深如坑塹李言不可不急急填補既葬之後用數百
人土役僅填其塹上年禍變之後前所未聞之語日
至於耳孤哀等不能無疑始請它地師往見見者皆
言疵病如出一口李乃變其初說欲還掘所填之坑
其術不精而心無定可知也茲為遷奉之計實出於
萬不得已而朴之所言處若無大段疵病則既是一
山之內且為前定之地非他遷奉之比事勢情理無
不順便而奈毀譽相半登露粗雄之病則於凡眼亦

然且是單穴亦非孤哀得付山足之地二年奔走道
路足迹幾遍湖畿而山豈易得哉震龜避匿不復用
力不得已有堤川之行矣李衍則毋論術業高下言
與心皆非他地師恍惚依違之比且愍孤哀罔極情
事乃於憂服之中再往龍仁再往加平皆無一毫厭
苦之色實有矜憐曲盡之意茲不得不用其言矣李
衍之言曰朴之所擇處雖勝於今之所用而不過為
一山中餘滓遠近間既為遷奉則何等大事豈可苟
用於餘滓之地乎加平之山則乃渠為遷葬前所留
意之地非但星位皆叶餘穴亦多以渠所見當為畿

內不易得之地申級亦同往見之其言與李相符大
山之粗雄多殺孤哀亦所常慮頃日朴子健在忠州
寄書亦如哀兄所示之意孤哀今番與李衍復往加
平以子健之意反覆問之則荅以吾之所以必欲用
此者政以粗雄之地此獨美麗峻急之下此獨寬緩
耳吾豈不知此哉云云孤哀與舍弟再三歷見槩其
形勢與峽中他山有異所謂朝宗縣既為窮峽中寬
敞之野而此穴主山從三台中脉而下三起三伏落
於平地穴面豐厚餘氣之作唇瓊者亦數階主客輔
挾十字均停而山頂山面皆圓淨似無尖斜粗厲之

狀有似大屏之內重圍小屏四面粗雄之山皆不照
穴此則孤哀等凡淺之見亦似近之又於水口有一
羅星收拾左右前後之水李衍之證以為信者必在
於此而孤哀等全然不知向方亦何知其十分無疑
也他人則既無可信可問之處而李衍則力勸此地
之必用無疑茲與舍弟定計於此矣齟齬文字不能
盡其形勢兄見此書亦何能得其真狀然亦略想其
可用與否耶伏望於後便詳細量教如何

擬扶風詔

以下未釋褐時作

吾何走乎趙襄子之歸晉我謹避矣周大王之去邠

皆時運之使然非亂亡之自取豈若朕開門納寇自
招蓄鷹之讎藉兵資糧終致養虎之患朕威慚柔遠
明蔑知人誠非忽於拜昌莫察張九齡之先見志常
切於去惡竟迷李林甫之似忠南詔之敗不知我將
誰咎東胡之反未已果若人言固無面於為君雖噬
臍而何及九廟灰燼列帝之精靈何依三京草萊羣
生之塗炭已極淒涼遷蜀之警蹕慘惓播越之衣冠
捍王于艱喜從遊於劍外微我之故爾胡為乎泥中
共險阻艱難想多仇予之怨遠父母兄弟敢望執爨
之忠况前路難於上天恐此行無復來日皆朕之罪

朕固甘於顛隳任爾所為爾何難於去就公等皆去
我安適歸道多逃亡誰是願從之輩人思周漢豈無
再興之期略施筐篚之恩用報跋涉之苦惟今日告
諭之際不覺沾襟想明朝分散之餘當作何抱嗚
呼逝矣西土安能鬱鬱久居瞻彼中州實勞悠悠我
思日暮途遠河水清兮幾時山高水長使者少於絕
域問家室於故國在汝何悲見父老於長安為朕致
意

再造藩邦頌

並序

嘗聞重天折柱方知鍊石之功洪水襄陵始識導海

白洲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績蓋以興衰係運固治亂之靡常事業隨時過板
蕩而乃著故金刀十世復啓白水之中興黃鉞千齡
再新蒼籙之舊命嗟前聖後賢之一揆喜古周今漢
之再昌恭惟我國家武烈文謨神承聖繼被東漸之
聲教世受皇恩拱北極之星辰恪守侯度干戈士馬
挫隋唐百萬之師禮樂文明效皇朝三五之盛還同
泗上之內服素稱海外之中華異瑞奇祥爭送喜於
八域累仁積德不知兵者百年顧此一種倭奴敢違
萬方臣僕自帝其國素蓄射天之謀與邦為讐更肆
假道之計喜父母之孔邇訴我危衷指日月而為盟

折彼悖語遂怒甲而移乙竟衝東而擊西空國而來
盡日本引弓之手棄我不戒慘天末去邠之行三都
草萊失金城之天險二陵灰燼悲玉椀於人間全慶
餘氓喜吾君之有子氓哉故老泣皇輿之未攀幸天
命之有歸固人心之助順為楚也非趙苟有難於下
邦亡號則次虜豈無憂於上國况累朝竭誠勵忠而
今日守義罹禍肆致聖天子之赫怒乃命大將軍而
出師碎首秦庭何煩包胥之哭分兵楚野已喜子文
之來盪海移山一鳴劍於涓北輕裘緩帶再血刃於
湖西義士忠臣蓄銳氣而共發神謀聖略贊皇威而

同揚紫蓋黃旗泛喜氣於東洛青山白水收哭聲於
新安三路豺狼一時魚肉齊城班馬塵上曳柴之車
楚幕栖烏風振破竹之勢後我后久矣痛櫛風沐雨
之多艱為太子死焉慶撫軍監國之有寄望翠華於
玉塞爭覩司隸之章回法駕於金宮復見雲臺之仗
山河依舊誰無舉目之悲廟貌猶存共揮酸鼻之淚
既禹貢之不改行堯俗之再淳是誰之功既無國而
有國皆帝之力固一天而二天雲擁蓬萊蕊籠五色
之佳氣日轉仙掌縹緲半空之祥光鐫功銅柱標全
消楚氛之惡洗劔青海水永絕趙人之漁誠千載一

時之昌期比三皇五帝而何愧近者悅遠者喜爭獻
謳歌揚其德贊其功可無頌禱謹再拜稽首而獻頌
曰

上清下濁二氣相族萬物是育雨濡霜鑠寒暑起伏
四時以若拂命背德天罰必肅雷霆霹靂丕矣人辟
體天建極我民之則北狄南貊東桑西柘罔不臣僕
恩以福祿義以桎梏孰敢橫角猗歟我國賢聖世作
式守忠恪春秋玉帛朝聘絡繹位冠藩服偃我兵革
修我禮樂化我民俗歲在龍黑島夷吹毒謂天可射
脅我偕逆我以義斥兇膽盡落更肆其惡軼我侵掠

逆氣充塞固是勅賊不戒何敵三都遂覆且置曲直
既殊強弱計惟遷蜀世子承勅風雨櫛沐馬上社稷
逝矣淚北上國咫尺遡我危迫皇帝震惜出兵大擊
龍驤虎躍旌旄火赫劔戟雪白敵如山岳摧枯卷席
折其兇馘餘徒海拆日月新廓天地再開鯨鯢盡戮
君臣披棘灰燼溢目再造疆域修城補郭宮寢翼翼
萬祉攸宅憂虞永息文物郁郁太平如昨方之簡冊
千古卓犖寔誰之力存亡道碩撥亂威肅天子之澤
非誠曷格非武曷復先后之績人心所屬天命所托
新后之德鬼鬼赫赫肅肅穆穆俗躋淳朴浯溪顯刻

不泯古迹次山文學顧全粥粥盛事親覲蹈舞手足
文之大石及之無斃儻裨螢爝

問逝而必返者年明而必晦者夜也而於歲除之
夜必為之守夜何歟椒盤頌花爆竹走鬼者皆
有關於守歲之意歟火山設於何時大儼眈於
何代咸陽客舍博塞者誰歟旅館寒燈不眠者
何歟歎從古得新王介甫之詩也悲屠蘇後飲
蘇子瞻之詠也皆可得聞其詳歟人於童稚之
時爭喜歲時之來及其遲暮之年舉有悽感之
心何歟願聞諸生歎逝之說

白洲集卷之五
三十五
對明從何去暗從何來半覺年光催老於此中者此
非韋刺史之語乎噫浮生若是其易老歟日猶老人
矧伊年乎悲駟隙之流光怨牛山之落暉久矣今承
執事之間於余心有憾憾焉竊謂一年之將盡為除
日一日之將盡為除夕蓋四時相代光景去來而吾
生有涯老不更少金丹誤矣石火忙矣百歲之後非
吾日月則屈指人間此日可惜也是以終宵不寐非
為無眠杯酒團樂不是乘興戀舊歲之餘輝而坐而
達朝愴明日之加老而醉欲忘憂雖絃歌聒耳博奕
分曹而神枯意索強歡而已銀河欲落則看北斗之

杓蠟燭將燒則試東窓之色喜雞聲之不早畏瓊籤
之報曙者何莫非永今夕而守舊歲也嗚呼三萬六
千無非可惜之日而獨於歲除之日始有愴感之
者豈不以一日之間歲換新舊而人之稱老計年不
計日也然則其所以惜日者乃所以惜年而其所以
惜年者只所以惜老也請就明問條列焉椒盤頌花
報一春之消息爆竹揚聲傾百鬼之巢穴或出於秦
漢之餘風或出於荆楚之遺俗則迎新送舊禳灾祈
福者若此類何限而非今日所必道也沉香造山火
焰數丈則隋家陋制言則長也黃門偃子皂衣驅儼

則東京故事何待言知至若咸陽客舍歲云徂矣更
長燭明博塞為娛者吾知杜拾遺也青燈逆旅故鄉
千里鏡裡流光霜雪滿鬢者豈非高達夫也才名四
海萬事黃髮則京華旅食暮景多感而青雲未附蓬
累而行則傷老傷時自不能寐矣從古得新介甫之
詩也後飲屠蘇子瞻之詠也夫物以終始人以古新
則所感者新也屠蘇之飲必先於少則後飲者老也
大抵人生壑蛇百歲跳丸而去日苦多來日無幾則
發為文字者儘為不平之鳴耳嗚呼人無老少同有
是心歲無今古同有是日而髫年弱歲竹馬行樂則

驅儺爆竹最是佳節而反畏除日之不早來也及其
年齡遲暮志氣低垂則長繩難繫白駒難繫日暮道
遠稅駕無所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身逢運去者有
之有才無命者有之羈臣易怨志士多感清秋落木
尚且撩慄則守歲之感當倍於人矣然則人能傷歲
歲不傷人而古今傷歲者皆是不幸徒耳噫文章憎
命白鷗身世則拾遺之感豈專在老也陽春寡和竽
瑟異好則達夫之感何待歲盡也金陵曲學擅國恣
睢誤天下蒼生則愚未知何所感於其心而眉山學
士妙年題柱才足駕一世志不滿千古而南州賜環

北來白首則蘇氏之感槩可想矣嗚呼古之人守歲之感愚既揣陳之矣愚之所感顧有所異於是者大禹惜寸陰所感何也周公夜以繼日所感何也德不修學未達為吾之所當感則未死之前無日不感而歲除之感特為感中之感耳愚將因是而自警於心曰逝者如斯而不吾與也沒歲不稱聖人疾焉生無可觀死無可傳則何異於草木腐也誠能提撕罔間力踐精詣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則沉潛反覆自不知老之將至而時來順去庶無所憾於心矣二三子不平之感非所論也執事以為如何謹對

白洲集卷之二十

